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五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劉本立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

宋 朱子 撰

家禮四

内治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嬪毗人反治直吏反下及注除后治陰德皆同　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天數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應如字音應對之應　疏曰案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修注云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猶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也六卿之官在王大寢之前其

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九嬪掌婦學之法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注云陰事謂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為王所求為於北宮也若縫人女御掌王宮縫線及絲枲織紝之等皆是王之所求所為者云北宮者以王六寢在南后六宮在北故也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音責下注同見賢遍反下注同為于偽反下文皆同蕩徒浪反　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

虧傷也蕩蕩滌去穢惡也滌直歷反又杜亦反去起呂反穢紆廢反　今按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天子修

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衰七雷反資依注作齊音咨本又作齋者同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為齊聲之誤也昏義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所教反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政令謂施閽寺者稍食吏祿廩也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就寡均宿衛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六宮後五前一玄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為中宮

矣昏禮毋戒女曰夙夜毋違宮事以陰禮教九嬪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奇紀宜反衺似嗟反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於王因以號焉使之九九為屬同時御又同事也正其服止踰侈奇衺若今媚道展猶録也緒業也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九嬪者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也教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叙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

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　婉於阮反婉音晚　按鄭注引孝經援神契疏以為孔子所作者妄矣歐陽子嘗請於朝欲於疏義中悉行删去而不果從今遵用之　已上周禮

右内職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素誠繁成今按四字未詳恐有闕誤賈誼新書無誠繁二字謹為子孫娶婦賈誼新書作婚娶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

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大戴禮記）

右謹始

傅周襄王將以翟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詩云摯仲氏任又

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陳由大姬陳嬀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女成王之妣傅曰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親以申固其家昔鄍之亡也由仲任鄍妘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鄍夫人唐尚書云鄍為鄭武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而詩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由也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傅曰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不由嫁女而亡世本云密須姞姓鄶由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鄶夫人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

有善乎鄫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聃由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為聃夫人同姓相娶猶魯公娶於吳亦其瀆姓所以亡也息由陳嬀息嬀姓之國陳嬀陳女為息侯夫人蔡哀侯亦娶於陳息嬀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嬀以告息侯導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嬀之美於楚子楚子遂滅息以息嬀歸鄧由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羅由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姬氏之女為羅夫人盧由荆嬀盧嬀姓之國荆嬀盧女為荆夫人荆楚也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外利行淫辟求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夫翟隗姓也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豺狼之德不可厭也禮新不間舊間去聲間代也王以翟女

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

其無乃禍階乎王弗聽國語周語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言君當務於正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别父子親君臣嚴三者

正則庶物從之矣（別彼列反庶物猶衆事也）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無似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迎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迎逆敬反下同為于偽反舍音捨與音餘下同　大昏國君娶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興敬為親言相敬則親　疏曰人為國本是以為政之道愛人為大人有禮則生而所以治理愛人非禮

不可故禮為大禮以敬敬為主故治禮者敬為大也敬有大小若敬至極大昏為大上親猶自也下親親愛也冕服自迎者欲親此婦也故云親之也興起敬心為欲相親也若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記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分扶問反行下孟反公曰寡

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大音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好呼報反今按天地蓋通天子言之公曰寡人固王肅云絕句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今按固鄙固也言由其鄙固故有不已重乎之問然向使不固則不發此問而不得聞此言矣請少進欲其詳言以曉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

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與音輿　疏曰妻所以供粢盛奉祭祀與親為主者也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王肅云言百姓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妃芳非反愾許乞反又許氣反鄭無大化二字王肅云愾滿昔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大音泰注同

鄭曰大王居豳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

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王肅云大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鰥民愛其身以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愛其妃以及人之妃故曰大王之道　今按二說皆通今兩存之　邠彼貧反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故不可不謹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是成

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疏曰言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已為君子所生之子是已之修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也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則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不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樂音洛　王肅曰天道也　今按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王說近之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此依家語戴記唯有不過乎物四字以下句推之家語為是　鄭曰物猶

事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此亦依家語而能二字戴記作其非是王肅云不閉常通而能久言無極今按戴本鄭說皆誤今不取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惷始容反冥莫亭反志依注音識徐音試煩字王肅讀屬下句今從鄭志讀為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易以豉反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

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蹴子六反又在育反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奈後日過於事之罪何為謙辭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善哀公及此言此言善言也

哀公問　今按此一章與家語小異今從其長者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朝服展衣君在堂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陛下奏白也陛階也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

門擊柝告辟也應門朝門辟啓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陛下質正也然後夫人入廷立君出朝尚書大傳右后夫人侍君　傳曰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昔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姒其亡也以褒姒此其著者也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

可以風化天下也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鳥獸尚然而況於人君乎故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三者亂則亂此關雎以為詩首重人道之始於此也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

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列女傳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遂成

也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居尊上之位者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侔等也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也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形見也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匡衡傳

宋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既嫁於

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　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令使者

不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公遊取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

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内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安車及則已自經矣以上列女傳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宴室夾室次宴寢也亦曰側室自王后已下有子曰寢女史皆以金環上御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即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閉房而處也王后以七月為節者后聽天下之内政自諸侯以下同之也　賈誼新

書七月作十月宴室作蔞室　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升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新書升作斗荷作倚待作侍　大戴記

右胎教

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賈誼新書　國君世子生告

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接讀為捷注疏並見前篇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射天地之射食亦反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承如字徐音拯救之拯大音泰疏曰詩持也承也謂以手承下抱負之蓬者禦亂之草桑者衆木之本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者謂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也保受乃負之代士也保保母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酬之以幣也疏曰還用士禮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適本亦作嫡丁歷反凡接子擇日注見前篇冢子則大

牢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國君世子亦太牢皆謂長子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疏曰庶人猶特豚者蓋以禮窮而與士同也異為孺子室於宮中特埽一處以處之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食音嗣疏曰此文雖據諸侯其實兼大夫士也今按列女傳可作阿即所謂阿保也後漢書有阿母詳此經文鄭作注時字猶未誤也他人無事不往注已具前篇三

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音注已具

前篇世子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　褖通亂反　疏曰既著朝服又東西階相對故知路寢也卿大夫妻將生子居側室此經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不出自房而自外入是夫人將生子亦就側室也蓋內寢是君之常居之處夫人不可於此生子故也內司服注云展衣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于王之服諸侯夫人亦如之此既在路寢合服展衣云褖衣者此謂見子若訖則當御故服進御之服異於尋常以禮見君也次者首飾次第髮為之少牢禮髮鬄是也　今按人君見世子之時其名子入食之禮應亦

略與大夫士同但記文不具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 適丁歷反注及下同 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謂

禮帥初無辭 欽有帥記有成也 疏曰大子之弟見於外寢庶子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燕寢當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為外耳禮帥初謂禮儀與前文見世子同也 今按下文方說庶子此庶子字宜為衍字或是適子之次者名為適子庶子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魯桓公名子問於申繻也

食子者三

年而出見於公宫則劬食音嗣　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關之

右生子　傳周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也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敦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

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能胎教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也在郃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之所以教誨扶持十子者自少及長未嘗見

邪僻之事常以正道檢柙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

卒成武王周公之德武王后曰邑姜太公之女也妊

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

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妃

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

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

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

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以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賈誼新書

右立世子　傳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

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開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死置後復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賈誼新書）周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則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昭二十六年春秋左氏傳）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言周典有之）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文王舍其嫡長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舍孫而立

其弟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弟衍微仲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以武王賢故用權而立之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權者見機而作非可為常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脫不順其法違而犯之亦何有異於用權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言或舍其賢子而立其聖子舍其愚子而立其賢子如何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

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言有不及文王者能推其所愛之賢者而立之亦無殊於立嫡矣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脫不能審其賢愚則於廟卜其吉而立之亦權之義也　孔叢子

晉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粢音咨盛音成　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朝如字又張遥反膳市戰反　膳廚膳　疏曰膳之言善也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然後退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守手又反從才用反　閔公二年春秋左氏傳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朝直遥反舊如字下朝夕同豎上主反朝夕朝朝暮夕也世子之禮曰此存其記朝朝下直遥反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上時掌反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齊側皆反養羊尚反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齊才細反和胡卧反

疾之藥必親嘗之試毒味也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善謂多於前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右世子之記　傳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朝直遥反三如字又息暫反三皆曰朝以其禮同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衣徐於既反又如字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孝子恒兢兢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又復也今按此文王之為非禮之制復扶又反及莫又至亦如之莫音暮莫夕也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言不但不滿容而已蹈徒報反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憂解解胡買反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上時掌反煖乃管反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亡曷反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為于偽反飪而審反　疏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答畢文王又命戒膳宰云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失飪謂孰爛過節其寢私寢也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幾程式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說他活反養羊尚反

言常在側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飯扶晚反欲知氣力箴藥所勝亦言非但能食不能飽而已箴本亦作鍼之林反勝音升 文王世子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初命曰誅不孝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 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 孟子

右齊家

傳宋文帝太子劭次子始興王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因相與共為巫蠱呪詛上事聞上驗問得實尚未忍誅但遣使切責之劭濬不悛上乃

欲廢劭而誅濬議久不決侍中王僧綽言於上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毋使難生意表取笑千載上不能用劭濬遂共謀逆弑帝於合殿伏主卜天與死之荆州刺史武陵王駿起兵赴難誅劭及濬遂即帝位是為孝武帝資治通鑑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晉獻公獲驪戎之女驪姬嬖將以為夫人卜之不吉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奚齊乃使大子申生居曲沃既與中大夫成謀乃謂大子曰君

夢齊姜必速祭之大音泰驪力知反卓敕角反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才故反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寘之豉反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也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墳扶粉反斃婢世反疏曰晉語云公田驪姬受胙乃寘鴆於酒寘堇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此傳既略當如國語也堇烏頭也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重直龍反盍戶臘反下同盍何不也重耳申生異母弟欲使言見譖之意世子曰不可君安驪

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　疏曰左傳云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公無復歡樂也曰然則盍行乎行猶去也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弒音試　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弒父者　惡烏路反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突徒忽反　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　疏曰狐是摠氏伯仲者是兄弟之字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少詩名反難乃旦反　子

謂奚齊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皐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為于偽反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乃雉經經如字徐古定反疏曰雉牛鼻繩也周禮作繻言申生以牛繩自縊也或謂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是以為恭世子也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疏曰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為恭謚法曰敬順事上曰恭　此章兼取左氏傳檀弓之語

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太子太傅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

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啖當作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揺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遂無易太子志矣叔孫通傳

魯公子荆之母嬖嬖必計反荆哀公庶子將以

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釁許靳反夏戶雅反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女音汝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稱尺證反又如字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哀公二十四年春秋左氏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通解卷五

宋　朱子　撰

家禮五

五宗

別子為祖　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亦以為祖也　疏曰別子謂諸侯適子之弟蓋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而第二子以下不得禰先君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為祖者謂此別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其後世之始祖也又云又若始來在此國

者此謂其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繼別為宗別子之世長子為其族人為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又曰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　長丁大反下同為其之為于偽反下為其同　疏曰謂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族人雖五世外與之絕族者皆為之齊衰三月繼禰者為小宗禰乃禮反　別子庶子之長子為其昆弟為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又曰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曰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疏曰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為小宗服之以本親之服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為小故云小宗然則小宗所繼非一獨云繼禰者蓋小宗雖四初皆繼禰為始據初為元故云繼禰也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

之宗遷猶變易也　疏曰百世不遷謂大宗也五世則遷謂小宗也　大傳

傳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五世而遷者繼高祖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小宗有四皆至五世則遷與大宗凡五　今按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爾今不取

適丁歷反下文及注皆同　疏曰別子之世適謂是別子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者也五世者謂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為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但記文要略唯云繼高祖其實是繼高祖者之子也鄭云皆至五世則遷者是皆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為宗各自隨近而相

宗也先云繼禰者文承上繼別為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者別子適子之弟所生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是小宗故云繼禰為小宗因別子而言也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為宗或有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為宗或有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或有繼禰者與親兄弟為宗族人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　小記大傳互文

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宗者祖禰之正體疏曰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宗是宗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祖禰之義也

小記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今按此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

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為之說於不祭禰則曰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明其尊宗以為本也於不祭祖則云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而疏亦從之上條云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故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也下條云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又云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而言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為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為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為禰適而

於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然今姑存之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張子曰宗子既祭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大傳庶子不得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為于偽反長丁丈反得字小記無之斬字大傳作三年義皆有未盡者今互取之　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　疏曰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為五世之適父乃為之斬也而鄭注此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矣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故至已承二重而為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為長子斬也如庾氏此言則父適二世承重則為長子三年也鄭注喪服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則是父之適子即得為長子三年此經云必為父適祖適乃得為長子斬者因禮有適子者無適孫

雖已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未成適則不得重長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也然已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為斬者以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供祭 小記大傳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殤音傷祔音附 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 所食之食音嗣共音恭墠音善又徒單反 疏曰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者謂已是父之庶子及餘兄弟亦是父之庶子庶子所生之適子為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已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子殤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

不祭可知云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者已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已若是曽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諸父無後當於曽祖之廟而祭已是曽祖庶不合立曽祖之廟故不祭之此不云曽祖者兼之也此無後者身並是庶若在殤而死則不合祭也殤與無後者當從死者之祖而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祭祖無處食之故但令殤者之親共其牲物而宗子掌其禮四時皆隨宗子之家而祭但牲牢不同故曽子問注云凡殤特豚也祖庶之殤者謂已於祖為庶故謂已子為祖庶之殤已是父適得立父廟故自祭子殤在於父廟也昆弟謂已之昆弟已是祖庶祭無後昆弟當就祖廟已無祖廟故不祭諸父當於曽祖之廟已無曽祖之廟故亦不祭宗子諸父當於宗子曽祖之廟若宗子是士無曽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若宗子為大夫得立曽祖廟者則祭之於曽祖廟不於墠也若宗子有

大祖者不立曾祖廟亦祭之於墠祭法先壇後墠今祭之於墠者皇氏云以其無後賤之也　小記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　疏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立庶昆弟為宗是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為宗是有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已是亦莫之宗也言唯公子有此三事他無之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

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已音紀　疏曰公子之公公君也是適兄弟為君者也為其士大夫之庶者蓋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為此公子士大夫庶者立此公子士大夫適者為宗也此適者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也大傳　白虎通義曰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不遷之宗也宗其

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與其子孫為祖繼別者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輙祭之也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

宜告宗子然後祭　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
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
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
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
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
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曲禮下

傳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
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　疏曰宗子
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
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注云貴祿者謂用大夫之牲
也重宗者謂宗廟在宗子之家也若庶子是宗子親
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廟當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
祖禰也若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而不合立廟則崔
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若已是宗子從父庶

子兄弟父之適子唯得於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皆已供上牲宗子為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下文云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則可見也

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為于偽反介副也不言庶使介若可以祭然疏曰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某介子謂庶子為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神止稱宗子而庶子實在祭位也又曰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也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此之謂宗子攝大夫疏曰記云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也 攝主不

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厭本又作壓於豔反注下皆同綏注作墮同許恚反注同　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辟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其妃配其氏　辟音避下同飫於去反謖色六反起也敦音對又東論反嘏古雅反　按謂辟主人今本辟皆作今以疏考之當改作辟　疏曰注云厭有陰有陽者約少牢特牲禮文祝酌奠於鉶南祝奠訖且復以辭饗告神也特牲是室奥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謂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特牲云旅酬之後無算爵無算爵之後祝告利成尸起主人降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今庶子攝主不為此陽厭庶子攝主不敢備禮故於祭

末不為陽厭之祭謙退似若神未厭飫然也旅酬特牲禮云受嘏之後嗣子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嘏是主人受福綏是將欲受福先為綏祭特牲少牢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執祝前之觶而祝命尸綏祭尸取菹㨍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綏祭也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此所謂綏祭也又云主人左執爵祝與二佐食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謂嘏也不配者少牢禮云司宮筵于奧設饌酌奠主人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鬛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攝主不敢備禮略言皇祖而已但据此次第凡祭皆先祝而配次綏祭次嘏次旅末乃厭祭今記文乃從末至初以攝主非正故逆陳之也

記布奠於

賓賓奠而不舉 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于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觶之豉反字林音支 疏曰特牲禮云受觶之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衆賓訖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爵于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于薦西後乃舉之以酬兄弟也今攝主故主人布奠賓直奠之而後不復舉以酬兄弟此即不旅酬之事而别言者以上文是主人之事此論賓禮有闕也止旅謂止旅酬之事而不為也 不歸肉 歸如字又其位反肉俎也諸與祭者留之共燕 與音預 疏曰歸饋也正祭諸助祭之賓客各宜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但留之共燕 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曰宗凡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疏

曰宿讀為肅肅進也　曾子問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　疏曰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請問其祭如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不祭于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　遠于萬反　疏曰宗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遠辟正主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唯可望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據鄭此言宗子去在他國謂有爵者以經云庶子無爵而居明宗子是有爵其去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言祭于家容無廟也　疏曰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

云告于墓而後祭于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容宗子無爵其家無廟而祭于庶子之家或云祭於宗子之家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也

宗子死稱名不稱孝

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　疏曰不言介者蓋宗子在得言介子某今宗子既死身又無爵故不得稱介也

身沒而已

至子可以稱孝　疏曰其不稱孝者唯庶子之身終沒而已其庶子死則其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也　呂大鈞曰此宗子死庶子尚在雖有宗子之適子未得主祭故庶子主之祝辭止曰子某薦其常事而已不言介明無所助也若庶子皆死則宗子之子乃主之故曰身沒而已今之無宗子者宜亦倣此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以用也用此禮祭也

若義也

若順

今之祭者不首其

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誣猶妄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言祭殤之禮有于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疏曰有於陰厭之者謂適殤也有於陽厭之者謂庶殤也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祔依注音備本或作附同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奧烏報反疏曰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解孔子之旨謂祭殤者一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也注以祔當為備者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不祔與記文乖又備祔聲相近故云誤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

主其禮　疏曰注以經云庶子既不為後宗子理不可闕故知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又以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但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其吉祭特牲　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　疏曰士祭成人特牲今尊宗子故從成人之禮也凡殤則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記曰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二祭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祭然不知何時當止未有聞焉經云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降用特豚也

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　肵音其　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

施於尸者無尸故不舉　疏曰特牲少牢之尸將食舉肺脊今此肺脊也特牲少牢之上佐食設肵俎初載心舌肵者敬也主人敬尸之俎盖肵是尸所食歸餘之俎以其無尸故無肵俎也若祭成人則有玄酒今祭殤既略故無玄酒是降也特牲少牢之無奠爵祝東面告利成利猶養也謂供養之禮成也今無所可告故不告也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奥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　疏曰注知此指大宗者以何休云小宗無子則絶大宗無子則不絶重適之本也唯在殤而死乃不得為後若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為後若立兄弟為後則不可故公羊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也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

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内親共祖禰者言祭于宗子之家者為有與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與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户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者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室之明處而設尊於東房以明是陽故為陽厭也又注云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昆弟之子從父昆弟二句為總云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適子也其昆弟是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也云或從父昆弟者謂宗子之從父兄弟也宗子之父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也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宗子同

祖今既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諸父謂宗子諸父並是庶子與宗子同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也凡殤有二一是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也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也昆弟之子共禰者也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異居之道若祭諸父當於曾祖之廟宗之是士無曾祖廟故為壇祭子推此而言大夫立三廟無大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曾祖廟也其立大祖廟者其祭諸父當於曾祖廟曾祖無廟亦為壇祭之大功有同財之義其經營祭

事牲牢之屬親者主為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故宗子皆主其禮以宗子之殤祭於室奥令祭凡殤乃於西北隅又特牲成人之禮尊於室戶東上文宗子之殤除不舉肺等四事其餘皆與祭成人同則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令祭凡殤乃尊於東房皆異於宗子之殤也宗子之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亦為凡殤以其更無別文故知與凡殤同也此謂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殤死祭之過此以外皆不祭也祭適以下並祭法文義具彼注　曾子問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適丁歷反　祗敬也宗子大宗　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雖貴富不敢以貴

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入謂入宗子家）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　疏曰歸謂歸遺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加猶高也）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賢猶善也　疏曰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夫婦皆齊而宗敬焉（齊側皆反）（當助祭于宗子之家）終事而后敢私祭（祭其祖禰　疏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　呂大臨曰宗子既祭其祖禰則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

祖與禰明其宗也若已為宗子而弟有子其弟既死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祔食祭于宗子之家乎將就其宮而祭使其子自主之乎從祖祔食祭于宗子之家止謂殤與無後蓋殤與無後必宗子主之為可若有後者亦使宗子主之則是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凡弟生而異宮所以盡子之私養及其沒也反不得主其祭於義可乎蓋異宮者必祭於其宮使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于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所以明其宗也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若非異宮則禮有所不得申禮不得申則雖祔食于祖廟亦可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也　內則

傳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族人之婦不可無統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疏曰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而宗子

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幼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于子孫故曰七十老而傳也曾子問

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子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賓僚友助祭也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猶去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忠厚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

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復反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繆音木治猶正也繆讀為穆聲之誤也竭盡也繆莫侯反疏曰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之道理竭盡於此矣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免音問殺色界反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疏曰四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而

服盡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服祖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也不復祖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　大傳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殺色界反　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　疏曰上殺者服父三年服祖期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以遠而恩疏故略從三月一等又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為齊衰也下殺者謂父服子宜報以三年而首足不宜一等故降服期而孫九月曾孫玄孫一等三月也旁殺者世父叔父宜九月以加而為期也從世父叔父小功五月族世父叔父緦麻三月也祖期而祖之兄弟小功五月族祖緦麻三月也又曾祖本應五月其兄弟為族曾祖故三月也又兄弟期同堂兄弟九月從祖兄弟小功五月

族之昆弟緦麻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為子期而兄弟之子以報而加為期同堂兄弟之子五月也族兄弟之子緦也又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同堂兄弟之孫緦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為曾孫三月為兄弟曾孫亦為三月皆旁殺也自此以外悉無服矣故云親畢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小記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言先有恩　疏曰自用也仁恩也率循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義主斷割也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

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中丁仲反樂音洛

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

疏曰親親故尊祖者以已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已高遠故云尊祖而祖既高遠無由可尊宗是祖之正胤故敬宗族人既敬宗子故宗子亦收族人若族人散亂骨肉乖離則宗廟祭享不嚴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故重社稷此以下並立宗之功也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若能先嚴宗廟則後乃社稷保重也百姓百官也百官當職更相匡輔則刑罰皆得中也上無淫刑濫罰故庶民安也庶民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也財用既足所以君及民人百志悉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也

刑亦成也天下既足百志又成則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長為民庶所樂而不厭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斁音亦　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厭於斁反下同　疏曰此周頌清廟之篇言令尊祖敬宗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　今按承尊奉也斯語辭言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大傳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弟大計反又作悌下孝弟同長丁丈反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于公族者　倅七對反　疏曰政謂主其政令也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

與諸子同故周禮注云或曰庶子倅副也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言副貳於父也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朝直遙反內朝路寢庭疏曰以下文司士所掌為外朝則知此內朝是路寢庭也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疏曰公族在于外朝與異姓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也司士為之者謂司士之官主為朝位之次外朝位既司士主之則內朝庶子主之也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餕音俊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

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　盥音管　疏曰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又曰注言舉奠謂嗣子也名此嗣子為舉奠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為位不在父兄行列中　行戶剛反　疏曰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前文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為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鄭不言者略耳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

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大事謂死喪也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為于偽反衰七雷反　疏曰精麤謂衰服布縷精麤也衰麤者在前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亦必位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雖族人父兄尊然主人亦不得下而與之序齒列焉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稀　稠直由反　疏曰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也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　疏曰公禰謂遷主載在齋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齋車之行主也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公若有出疆之政疆居良反　謂朝覲會同也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守如字又手又反　正室適子也太廟太祖之廟　疏曰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適子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周公是魯之始祖故知餘國皆然也諸父守貴宮貴室謂守路寢　疏曰以下云下宮上云太廟此貴宮貴室既非太廟又非下宮下室唯當路寢也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處謂之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　疏曰親廟謂高祖以下云或言宮則下

宫也或言廟則太廟也故春秋云立武宫傳曰羣公稱宫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是通異語也又解正室適子不云世子則是卿大夫之適子而此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矣不云諸兄諸弟者蓋諸兄從諸父諸弟從子孫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冠古亂反取七喻反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

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為于偽反免音問注及下同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

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賵方鳳反賻音附承依注音贈含胡暗反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疏曰賵賻含襚皆贈喪之物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甸大

遍反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縣音玄縊一智反其刑罪則纖

剸亦告于甸人纖音纖之林反徐音殲剸之兗反告依注作鞠久六反纖讀為殲刺也剸割

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　刺七亦反下同臏頻忍反劓魚器反鋸

音據　疏曰謂族人犯刑罪者欲纖刺剸割之時亦鞠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公族無宮刑

宮割淫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

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讞魚列反辟婢亦反　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

公曰宥之宥音又　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

宥之又復也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

人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于公白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為于偽反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比必利反今按傳文此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疏曰譙周曰此素服著素冠非鄭義也親哭之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今按傳文此亦脫於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以上並文王世子

傳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謂以宗族事會　疏曰此言公族所以朝于內朝者欲使親在其內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疏曰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外朝以官體異姓也（體猶連結也　疏曰外朝主尊別不得以私恩為異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為體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崇高也　疏曰爵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為位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官各有能）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統）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紀猶事也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為序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以至尊不

自異於親之列　疏曰君上存親而與族人燕會則民有親屬者豈得相遺棄此孝弟之道達於下也

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色界反殺差也差初佳反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行主君父之象　疏曰載主將行示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尊之是愛也乃是孝愛之深也

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以其不敢以庶守君所重　疏曰用適子守太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

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以其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疏曰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及

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疏曰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疏曰既與君有親而有為庶人者賤其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臨如字又力鴆反疏曰言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治直計反鄉許亮反鄉方言知所鄉疏曰此結庶子官義也不待第九條而先在此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不宜與相連也倫理也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犯猶干也術法也疏曰有司獄官也術法也公族之親有罪公宜赦之而猶在五刑者國立有司之官以法

齊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罪而干壞有司之正法也

兄弟也疏曰隱隱僻之處謂甸師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

為忝祖遠之也為于偽反遠于萬反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疏曰為其犯

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疏曰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絕之理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翦割截也文王世子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

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荅曰吾以

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

夫子曰季孫季康子肥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國子諸侯卿大夫之子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孔叢子雜訓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别嫌也别彼列反疏曰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也大傳

傳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

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不敢如其親也家語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為州伯者也樊穆仲曰魯侯孝穆仲仲山父之諡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耇凍梨也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也而咨於故實咨謀也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

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為侯伯也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國語周語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富辰周大夫大上以德撫民大音泰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藩方元反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疏曰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為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獨馬融杜預以為夏殷叔世今按鄭衆賈逵義是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郕音成聃乃甘反雍於用反注同酆音風郇音荀

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蔡在今汝南上蔡縣郕國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霍國今在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魯在兖州曲阜縣衛國在汲郡朝歌縣郜國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曹國今在濟陰定陶縣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畢國在長安縣西北原國在沁水縣西國在始平鄠縣東郇國解縣西北有郇城毛聃闕　沁七鴆反

邘晉應韓武之穆也

邘音于　四國皆武王子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晉國在太原晉陽縣河東聞喜縣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蔣將丈反　茅亡交反　胙才故反祭則界反　胤嗣也凡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蔣在弋陽期思縣邢國在東平襄國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祭闕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召上照反注同糾居黝反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　按詩家言正雅為周公所作富辰亦嘗引之以為周公之詩今此說乃不同必有一誤杜氏蓋強說也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棣大計反鄂五各反不方九反韡韋鬼反常棣棣棣也不豈不也鄂鄂然華外發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呼歷反禦魚呂反下同侮亡甫反詩作務　鬩訟爭貌言內雖不和若外有異族之侵則必同心之禦矣　如是則兄弟雖

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暱女乙反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聾鹿工反嚚魚巾反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堵丁古反又音者於諸姬為近道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

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渝羊朱反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　僖公二十四年春秋左氏傳

晉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麗力知反　詛則慮反　詛盟誓　疏曰服虔云麗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

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杜雖不注義似不然若麗姬為此姬死即應復常何得比至於今國無公族蓋為奚齊卓子以庶篡適晉國創其為亂不用復畜公子案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也

自是晉無公族

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　疏曰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

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

適丁歷反本又作嫡　官仕也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大夫　為于偽反

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

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　疏曰庶子為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弟也言亦為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也

下云庶子為公行不云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矣其庶子為公行行戶郎反注及下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疏曰下文趙盾自以庶為旄車之族即公行也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春秋宣公二年左氏傳欒伯請公族大夫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之子弟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家之族黶也果敢黶欒書之子桓子無忌鎮靜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子鎮重也靜安也使茲四人者為之茲此也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故使惇惠者教之教之道藝使文敏者導之導其志行使果敢者

諗之諗告也告得失使鎮靜者修之修治其氣性惇惪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壹均一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國語晉語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去起呂反下及注同庇必利反又悲位反下同廕本又作蔭於鴆反藟本又作蘽力軌反蔓繁滋以本枝蔭庇之多葛之能藟蔓音萬故君子以為比比必爾反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

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文公七年左氏傳

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為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嬀九危反疏曰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田于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嬀氏武王克殷得嬀滿封之于陳案世本帝舜姚姓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嬀耳史記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疏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為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

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其事同也**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　疏曰以字為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為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而以其王父之字為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也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皆稟之時君

疏曰舊官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魏趙氏　隱公八年春秋左氏傳

傳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己居里反　此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為己姓　青陽金天氏帝少

䱷也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嫘祖實生青陽姊妹之子曰甥雷嫘同聲嫘或作纍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曰繼別為小宗非也繼別為大宗別子之庶孫乃為小宗耳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為姬二人為己故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二十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德及黃帝同姓為姬也　國語晉語今按上言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後又言青陽與蒼林皆為姬姓青陽一人而二

姓殊不可曉疑蒼林即夷鼓已蓋指黃帝言與黃帝同為姬姓非下文十二姓中之已氏也然與其後十四人之數又不同不知何故牴牾如此要之此等傳記之言皆難盡信今存於此聊廣異聞耳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之殊食多少也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

之教也家語　白虎通義曰族所以九何九之為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禀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問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絶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

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魯有仲孫季孫叔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為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略故於燕寢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長幼之序也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

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婦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

家禮六

親屬記

雜補經一

父為考母為妣郭璞曰禮記云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今世學者從之按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書曰嬪于虞詩曰聿嬪于京周禮有九嬪之官明此非死

生之異稱矣其義猶今謂兄為舅弟妹為媦即是此例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如王者尊之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為曾祖王母曾猶重也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王母高者言最在上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祖母從祖而別世統異故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晜公渾反世有為嫡者嗣世統故也疏曰繼世以嫡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故曰世父說文叔作尗許慎曰從上小言尊行之小也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此脫一句

在下文父之從父晜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為族父從祖父之子相謂為從祖晜弟今本皆脫此句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從才用反下同同姓之親無服屬疏曰記云親者屬也鄭注云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此經言親同姓者謂五世之外比諸同姓猶親但無服屬爾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晜弟從父而別此句合在姑之下從祖父之上子之子為孫孫猶後也疏曰言繼後嗣也廣雅云孫順也許慎云從子從系系續也言順續先祖之後也孫之子為曾孫曾猶重也曾孫之子為玄孫玄者言親屬微昧也玄孫之子為來孫言有往來之親來孫之子為晜孫

昆後也汲冢竹書曰不窋之昆孫疏曰釋言文束皙傳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不窋后稷之子也昆孫之子為仍孫仍亦重也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如浮雲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為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昆弟之母為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父之從父昆弟之妻為從祖母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為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

為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為族曾王母父之妾為庶

母祖王父也舅弟弟也今江東人通言舅 爾雅

右宗族

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母之王考為外曾

王父母之王妣為外曾王母異姓故言外 母之舅弟為舅母

之從父舅弟為從舅母之姊妹為從母從母之男子為

從母舅弟其女子子為從母姊妹爾雅

右母黨

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為甥孟子曰帝館甥於二室是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猶生也今人相呼蓋依此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邢侯之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詩衛風碩人篇曰譚公維私疏曰孫炎云私無正親之言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春秋公羊傳曰蓋舅出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春秋左氏傳曰姪其從姑謂出之子為離孫謂姪之子為歸孫女子子之子為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娣者何弟也此即其義也娣義已詳見昏禮

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

猶今言新婦也嫂猶叟也老人之稱　疏曰

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

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疏曰廣雅云娣姒妯娌娣姒先後也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為兄妻呼弟妻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喪服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此篇乃謂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左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姒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豈計夫之長幼乎故賈逵鄭玄及杜預皆云兄弟之妻相謂謂長者為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　今按此篇所指皆姒娣相對之定名同事一夫則以生之先後為長少各事一夫則以夫之長幼為先後所謂從

夫之爵坐以夫齒者是也單舉則可通謂之姒蓋相推讓之意耳疏說恐非是 爾雅

右妻黨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國語魯語曰吾聞之先姑 謂夫之庶母為少姑

夫之兄為兄公 今俗呼兄鍾語之誤耳 夫之弟為叔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 今謂之女妹是也 子之妻為婦長婦為嫡婦衆婦為庶婦女子子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 母妻之黨為兄弟疏已詳

見義昏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壻相謂為亞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為僚壻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古者皆謂婚姻為兄弟嬪婦也書曰嬪于虞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爾雅

右婚姻

傳白虎通義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

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六紀者為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為紀助也　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

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况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為舅姑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卷六七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錢雋選

儀禮經傳通解卷六

宋 朱子 撰

鄉禮一之上

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贄本又作摯音同腒其居反奉芳勇反下同見賢遍反凡卑於尊曰見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下以意求之他皆做此　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

以將其厚意也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其子令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令文頭為脰 耿古幸反介音界別彼列反為于偽反脰音豆 疏曰倫類也交接有時至於別後則雉雄不雜謂春交秋別也士之義亦然又云雉必用死者尚書云一死鄭云士執雉也義取耿介為君致死也腒乾雉也周禮庖人云夏行腒鱐是也左頭以從陽也曲禮云執禽者左首是也云無由達者謂久無紹介中間之人達彼此之意雖願見無由得與主人通達相見也其子是紹介中間之人姓名命其是賓之名命其來見主人也案少儀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謂以卑見尊云某固願見於將命者謂敵者此兩士相見亦是敵者之辭也

又曰凡執贄之禮唯有新升為臣及聘朝及他國君來主國之臣見皆執贄相見常朝及餘會聚皆執笏無

執贄之禮又執贄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贄尊無執贄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贄見已臣周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　今按古者笏以記事搢畫而搢之腰間故漢魏以前不見有言執笏者至晉始言執手版　今疏云朝會執笏未知何所考也

二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走猶往也　今文無走　疏曰走取急往之意非走驟也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命謂請吾子之就家

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不敢為儀言不敢外貌為威儀忠誠欲往也固如故也今文不為非古文云固以請也　疏曰固為堅固堅固則如故

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　言如故請終賜

見也今文不為非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稱舉也辭其贄為其大崇也古文曰某將走見　大音泰下同　疏曰凡賓主相見唯此新升為士有摯又本不相識故有摯為重對重相見則無摯為輕是以辭之也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見於所尊敬而無贄嫌大簡　疏曰此士相見雖是平敵然不問爵之大小唯以相尊敬為先後故雖兩士亦須以贄相見若無贄相見是則大簡略也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言依於贄謙自卑也今文無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

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贄於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贄於堂下人君也今文無也　下遐嫁反　疏曰凡門出則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以西為左依賓西主東之位也以不言升故知在庭也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請見者為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於君至凡侍坐於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臣初見於君再拜奠贄而出　疏曰云賓反見則燕矣者士冠禮賓士昏納采之等皆有禮賓饗賓之事明此行禮主人留必不虛宜有歡燕故云則燕矣諸文留賓多是禮賓之事此不行禮賓而云燕者以其事重故為禮賓此直當身相見其事輕故直有燕矣凡燕見於君者或反見或本來侍坐非反見下注云此請特

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是也侍坐於君子是侍坐法非燕見之禮也鄭欲見自燕見於君以下皆反見燕法其中仍有臣見于君奠摯而出君亦當遣人留之燕也若然下有他邦之人則還摯雖不見反燕臣尚燕他邦有燕可知但文不具也　今按注云廣說反燕義者凡四章本皆在此篇後一燕見於君令入臣禮篇二凡言三凡視令在本處侍坐於君子令入少儀篇

右請見

記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為威儀耳今文無容　疏曰案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璧帛皆稱幣下文別云執玉則此幣謂皮馬享幣及禽贄皆是凡趨有二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則下文舒武舉前曳踵是也此云不趨者不為疾趨又不為徐趨但徐疾之間為之故以進而益恭為威儀也　執玉者則

唯舒武舉前曳踵踵諸勇反　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蹺路也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抴　蹺音致路其業反抴以制反　疏曰唯舒者案玉藻云執龜玉不趨為重玉器尤慎也此篇直見以禽贄相見之禮無執玉朝聘之事而云執玉者因執贄兼見之也　今按注疏以舒字絶句陸佃曰容彌蹙同唯武則舒然則讀武字絶句矣其說近是此以上本記以下補記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見賢編反下文注除注二相見並同聞如字徐音問注皆同　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重則云固奉命傳辭出入　嗛音謙本又作謙遠于萬反重直用反傳丈專反　疏曰將命謂傳辭出入通容主之言語者也若初辭則不云固不得階主階上進者言賓

之辭不得指斥主人　疏曰階是等級升階必上進故以階為上進敵者曰某固願見敵當也願見願見於將命者謙也　疏曰雖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因上已有故此略之固字義如前罕見曰聞名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為尊主之辭如於君子　疏曰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蓋尊而希相見宜同於始來敵而希相見其辭重於始來也亟見曰朝夕亟去冀反　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瞽曰聞名瞽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　少儀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　聘禮曰君迎賓於大門內　下遐嫁反　疏曰凡者通貴賤之辭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每門讓於客自謙下敬於賓也客至於寢門則

主人請入為席為猶敷也雖君亦然　疏曰寢門最內門也主人揖已應正席令客至門方請先入敷席者一則自謙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一則重慎宜更視之然後出迎客客固辭又讓先入　疏曰鋪席竟然後出迎客禮有三辭一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固辭者客再辭不先入也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　道音導　疏曰客以再辭故主人進導客也公食大夫禮曰公揖入賓從是也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右就其右左就其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　疏曰降等則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是繼屬於主人案聘禮云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以已奉君命不可苟下主人也若

見主國大夫則入門右鄭注云見私事雖敵猶謙為若降等然也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復音服復其正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拾依注音涉級音急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拾當為涉聲之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階各讓不先登躡女攝反併步頂反也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䟽曰賓主至不從故主人先登客從之者言主人先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故云從之公食禮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連步以上上時掌反下皆同隨不相過也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蹉本亦作差同七河反跌大結反過古臥反法也謂每階先舉䟽曰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此上階一足而後足併之不得後過前也上上堂也在級未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而上堂也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

於西階則先左足近於相鄉敬鄉許亮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鄉許亮反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　疏曰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為上頭也南北設席東嚮西嚮則以南方為上頭也蓋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東坐是陽其左在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南也然此乃据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或不然也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函胡南反丈如字丈尺之丈　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丈或為杖　畫胡麥反牖羊九反　疏曰函容也既來講說則所布兩席中閒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也記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閒三

席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丈或為杖者王肅以為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　主人跪正席　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　客跪撫席而辭　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席以手按止之也辭不聽主人之正席也　客徹重席主人固辭　重直龍反　曰固　疏曰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　疏曰禮器云席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之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為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也尊卑有數而客必徹之者既言講說本以德義相接不以尊卑為用也　客踐席乃坐　客安主人乃敢安也講問宜坐　疏曰客起徹重席主人止之故客還履席將坐主人乃坐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客自外來主人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為來故　曲禮　凡進食之禮左

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殽户交反胾側吏反食音嗣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便也便婢面反近如字疏曰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食飯燥為陽故居左羹濕是陰故居右

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膾古外反炙章夜反醯呼兮反本又作醯音海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疏曰此饌之設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殽胾令云外內明不得在羹食之內故知在殽胾之外內也醯徐音作海則醯之與醬兩物各別依昏禮及公食禮醬在右醯在左此醯醬處內亦當醬在右醯在左也案公食禮有醯醬鄭注云以醯和醬也又周禮醯人共齊菹醯物皆以醯醬共為一物也二義皆通未知孰是

蔥渫處末渫以利反渫烝蔥也處醯醬之左

言末者殊加也湛在豆烝之承反疏曰地道尊
右言處末則在醢醬之左矣正饌唯有菹醢無葱湛
故知葱湛為殊加也以其菹類故知在豆也

酒漿處右

漿子羊反字亦作將　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於公食大夫禮云　燕於徧反本亦作宴放方兩反食音嗣　疏曰卑客則或酒或漿若尊客則有酒有漿案公食禮云設酒於豆東設漿飲於稻西鄭注云酒在東漿在西也

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朐其俱反　亦便食也屈中曰朐　疏曰脩亦脯也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朐屈脯朐朐然也左朐朐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取際擘之便也　曲禮

羞濡魚者進尾

濡音儒　擗之由後鯁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　擗補麥反下同鯁格猛反易以豉反下同

析星歷反疏曰濡濕也鯁脇也冬右腴腴以朱反陽氣在下腴腹下也夏右鰭鰭音祁陽氣在上鰭脊也脊子昔反疏曰此進尾進首右腴右鰭之屬皆謂尋常燕食也若祭祀饗食正禮則少牢公食魚在俎皆縮載俎既橫設魚則隨俎而從於人為橫無進首進尾之理祭膴膴舊火吳反依注音冔況甫反徐況紆反膴大臠謂刳魚腹讀如冔臠力轉反刳口胡反疏曰食魚則取此肥美處以祭先也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齊才細反下同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食音嗣和戶臥反少儀客若降等執食興辭食音嗣辭者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疏曰降等謂若大夫為卿之客也食飯也興起也客既卑故未食必執飯以辭謝飯為食主故也若欲往堂下食者公

食禮云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鄭云辭主人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是也此降等謂大夫於卿故欲降而不降也若敵者則公食禮云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無降法也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復坐 復扶又反 疏曰主人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主人延客祭延道也 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等則先祭 道音導 疏曰祭者謂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延客祭謂主人之先祭客乃從之祭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矣祭食祭所先進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殽之序徧祭之徧音遍下注同 謂胾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禮魚腊湆醬不祭也 腊音昔 湆音泣 疏曰序次序也謂炙胾之屬同出於牲疑若不必徧匝而祭故特明之 曲禮凡羞

有俎者則於俎內祭疏曰若羞在豆則祭於豆間今俎於人則横在前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間也少儀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卑偞虛涉反厭也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為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大音泰疏曰案公食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故知於君祭之也玉藻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飯符晚反依字書食旁作卞扶萬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辯音遍先食胾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辯於肩食肩則飽也疏曰三飯謂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故三飯竟主人乃道客食胾也三飧後乃食胾者案公食禮亦以胾為加故客三飧前未食之也辯遍也謂先食胾乃徧殽特牲少牢云初食殽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肩也主人未辯客

不虛口侯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客自敵以上其酳不侍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酳音胤又士覲反䟽曰酳謂食竟蕩口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主人常讓客故客待主人辯乃得酳也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饋其類反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興辭拜而已示敬也䟽曰此明侍從尊長為客禮也饋謂進饌也已雖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已已則拜謝之而後食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以其禮於已不隆共食不飽謙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共飯不澤手飯符晚反澤謂挼莎也禮飯以手䟽曰臨食挼莎恐為人穢挼乃禾反莎息禾反毋摶飯摶徒端反飯扶萬反後不音者同為欲致飽不謙為于偽反䟽曰共器若取飯作摶是欲爭飽非謙也毋放飯今按放飯大飯也毋

流歠歠妹悅反今按流歠長歠也毋咤食咤陟嫁反嫌薄之疏曰咤謂以舌在口中作聲若嫌主人之食毋齧骨齧五結反為有聲響不敬毋反魚肉為已歷口人所穢疏曰同器而食不可反還器中少牢禮尸所食餘肉皆別致於肵俎毋投與狗骨為其賤飲食之物毋固獲今按所有不獲不可固也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飯黍之飯扶晚反箸直慮反嚃它荅反嫌欲疾也疏曰揚去熱氣也飯黍當用匕嚃謂不嚼菜嚼疾略反毋絮羹絮敕慮反為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疏曰絮謂就食器中加以鹽梅毋刺齒刺七亦反為其弄口不敬毋歠醢醢音海亦嫌詳於味也疏曰醢肉醬也醬宜鹹歠者為其淡故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

辭以窶亨普彭反窶其禹反主人優賓之辭亨煑也窶貧也濡肉齒決疏曰濡濕
也決猶斷也斷音短乾肉不齒決堅宜用手毋嘬炙嘬初怪反炙章夜反為
其貪也一舉盡臠曰嘬臠力轉反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
梜梜古協反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梜提疏曰有菜者為鉶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橫非梜不可
無菜者謂大羹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也卒食客自前
跪徹飯齊以授相者卒子恤反齊將兮反本又作齏相息亮反謙也自從也齊醬
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禮賓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也疏曰食坐在前南鄉客食竟加于俎起
從坐前北面當已坐而跪自徹已所食飯與齊飯齊食主故答主人初所親饋者也此是卑者侍食之客

耳若敵者則否相者謂佐助進食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不聽親徹疏曰主人起辭不聽自徹則客亦止而坐也　曲禮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祭者盛主人之饌也客飧主人辭以疏飧音孫　飧者美主人之食也　疏之言麤也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敬主人也徹奠于序端　玉藻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復扶又反又音服鄉許亮反還音旋　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贄謂鄉時所執來者也鄉曩也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者　曩乃蕩反傳大專反擯必刃反相息亮反　疏曰五等諸侯身自出朝及遣臣出聘圭璋重不可遙復朝聘訖即還之璧琮財輕故不還彼朝聘用玉自為一禮有不還之義其在國之

臣自執摯相見雖禽摯皆還之臣見於君則不還義與朝聘異不可相決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一也故聘禮與冠義皆云每一門止一相是謂擯介為相也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讓其來荅已也 疏曰上言主人者據前為主人而言此云主人者謂前賓今在其家而說也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今文無也 褻息列反 疏曰賓主頻見是褻故不敢當相見之法直云還贄而已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固如故也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 疏曰上云非敢求見此云不敢以聞耳聞疏於目見故云又益不敢當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受之也異日則出

迎同日則否 疏曰賓奉摯入不言主人出迎又不言厥明是與前相見同日知異日出迎者鄉飲酒禮云明日乃息司正主人出迎之司正猶迎之況同僚乎是知異日出迎也若然聘禮公迎于大門内至禮賓又出迎者彼是公迎彼君之命至醴賓乃爲賓自故雖同日亦出迎之鄭注云已之禮更端是也昏禮賓爲使時及醴賓時有司徹前爲尸時後爲賓時雖同日亦出迎此亦更端之義也

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復見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終辭其贄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贄唯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

尊賓　疏曰事未至謂之將如士相見後將親答則辭而受其贄此將不親答故終不受也

右士見大夫

若常為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禮辭一辭其贄而許也將不答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奠贄尊卑異不親授也古文壹為一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還其贄者辟正君也辟音避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辭君還其贄也今文無也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還贄者請使受之按某也蓋主人之名今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

不足以踐禮敢固辭家臣稱私踐行也言其臣也不足以行賓客禮賓客所不答者不受

贄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言使某尊君也或言命某傳言耳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受其贄而去之

疏曰以其嘗為臣為輕既不受其摯又相見無饗燕之禮故鄭云去之以絕之也

右嘗為臣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索悉各反注同

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行户郎反衣於既反聯音連　疏曰言下大夫者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據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

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麛莫兮反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摰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如之或曰麛孤之摯也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令文頭為脰　疏曰卿也者即三卿也庖人云秋行獮麛則獻當在秋時也

如士相見之禮大夫雖贄異其儀猶如士

右大夫相見本文此下有始見於君庶人見於君若他邦之人及燕見於君四條今並入臣禮篇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妥他果反　凡言謂已為君言事也妥安坐也傳言猶出

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古文妥為綏為于偽反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孝弟之弟音悌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

右言　記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君所大夫存亦名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　玉藻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中如字抱薄報反毋音無下同　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為嫌解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古文毋作無今文衆為終解古賣反惰他臥反　疏曰毋不從古文者說文云毋禁辭故不從無字也衆不從今文者蓋有上卒從終也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上時掌反　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今文父為甫古文毋為無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

右視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坐才臥反又如字欠起劒反伸音申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宴近於久也具猶辦也改居謂自變動也古文伸作信早作蚤　辯釋文作辦皮莧反蚤音早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葷香云反　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古文葷作薰　薤戶界反　疏曰問其時數者謂若鍾鼓刻漏之數也

右請退本文此下有君賜之食一條令入臣禮篇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　疏曰先生即鄉飲酒云就先生而謀賓介也異爵謂

卿大夫也者此士相見本文是士故以卿大夫為異爵也

右長者請見　記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尊賢　疏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　今按此未有以見同國異國之辨更詳之下放此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禮尚往來　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疏曰弔所以賓不答拜者已本來為助執於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已已不答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君不答士者謂士見已君君尊不答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

拜拜辱也疏曰君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熊氏曰同國大夫見已君拜其辱者以其初為大夫敬之也

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疏曰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問卿卿迎再拜士相見禮士見大夫大夫於其入也主人一拜賓退送又再拜

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疏曰主人必先拜辱不論有德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不臣人之臣

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辟正君疏曰大夫為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已臣貴賤皆答拜也　曲禮下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疏曰此謂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而拜送者案儀禮鄉射鄉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

賓者皆主人再拜賓不答拜鄭注云不答拜者禮有終故也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也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疏曰謂士往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拜竟乃進面親相見若大夫出迎而答其門外之拜則士走辟之也玉藻男女相答拜也嫌遠別不相答拜故以答拜明之別彼列反疏曰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俗本云男女不相答拜禮男女拜悉相答拜則有不守為非曲禮

鄉禮一之下

士相見義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

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者致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唯君受摯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

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未必爭苟簡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愼其交而毋邇於

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

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

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

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未有好

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以為諂故諸侯大

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劉敞補亡　私相見有摯何所

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

賑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

至意也白虎通義

鄉禮二

投壺禮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奉音捧芳勇反下及注皆同　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　疏曰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士鹿中鄉射記文此篇乃大夫士之禮以經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也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

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為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哨七笑反樂音洛肴户交反重直用反燕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為謙辭脫吐活反本亦作稅疏曰枉曲也哨謂哨㕮不正既賜言既受賜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不得命不以命見許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般步干反還音旋賓再拜受

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　疏曰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此亦當北面也

右請投　記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長丁丈反冠古亂反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為樂者此皆與於投壺與音預司正見二篇　疏曰冠士謂成人來觀禮者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國子能為樂者明非瞽人也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大戴記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下九扶籌直由反扶方于反　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

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 鋪普烏反又芳夫反褻息列反處昌慮反 疏曰矢有長短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

筭長尺二寸 長直亮反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素也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 頸吉井反為于偽反 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 圜音圓囷去倫反奇紀宜反滑乎八反 令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

以為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圜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為圜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圜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于下文遂弁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圜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為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說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十丈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

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十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柘止夜反毋音無去起呂反皮下大戴有大七分三字

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

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皆進明為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

鄉許亮反　疏曰主人受矢者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受之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度徒洛反一本無以二矢半四字

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俟投　處昌慮反　坐才臥反　邪似嗟反　疏曰司射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故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東面執八算興者既設中之後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其

中裏亦實八算

右就筵　記算多少視其坐坐如字又才臥反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為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比毗志反勝尸證反飲於鴆反為于偽反請為勝者立馬之下俗本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者誤

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投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　拾其劫反投其綺反任而林反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樂音洛　疏曰此司射告賓黨為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

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算也比投不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若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則其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立馬謂取算以為馬表勝數也一馬從二馬者謂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云亦如之者謂司射請賓之黨每事必應曰諾既竟則司射又悉以告賓者告諸主人主人應諾亦悉如賓也

右請賓　記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

立毋踰言若是者浮憮好吾反下同敖五報反舊五羔反注同偝音佩浮縛謀反

弟子賓黨主黨年稱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記魯薛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憮敖慢也偝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罰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為遠　稱直吏反為于偽反鄉許亮反匏薄交反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大師曰諾貍吏持反閒閒廁之閒大音泰

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　疏曰閒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閒疏數如似一也諾承領之辭也

右作樂○記鼓

○□○○□⊡○□○○□半○□

○□○○○□□○□○魯鼓○□○○○□□○
□○○□□○□○○□□○半○□○○○□□
○薛鼓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圜音圓鼙也鼙薄迷反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榻音吐臘反口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疏曰每一圜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頻有圜點則頻擊鼙頻有方點則頻擊鼓也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疏曰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魯鼓○○○□□○○半○□○□○

○○○□○□○□○薛鼓○□○○○○□○□

○□○○○□○□○○□○半○□○□○○○

○□○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室以南為右北為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更古衡反　疏曰左謂主人右謂賓客釋算者釋於地於右謂司射之前稍南於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

黨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大戴有餘字數色主反純音全奇紀
宜反遂以奇算告一本此句上更有有勝者司射五字
誤鈞居句反　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
具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
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
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
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
云某賢於其者未斤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為賢尚
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　縮色
六反它音他勝與之與音餘　䟽曰投壺卒司射於壺
西東面執算請曰賓主之黨投壺卒請數算純全也二
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謂
不滿純者故云奇遂以奇算告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
手執以告曰某賢于某若干勝者若雙數則曰若干純
隻數則曰若干奇猶干算則云五純九算則云九奇也

鈞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 今按此說差勝鄉射賈疏然恐或是九算則曰四純一奇也

右請投視算 記侍投則擁矢 注見少儀儀節章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 觴失羊反本或作觴大戴無命酌至行觴六字別云舉手曰請諸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 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 疏曰當酌者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也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大戴此上有以酌皆請舉酒六字 跪其委反奉芳勇反灌古亂反養羊尚反 酌者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 猶飲之飲於鴆反

右卒投飲不勝者　記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注見少儀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大戴正上有司正曰三字請下有為勝者三字直如字又持吏反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為于偽反疏曰正爵謂正禮罰酒之爵立馬樹標也直當也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

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為榮乃以慶賀多馬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辯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正爵既行

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　去起吕反

右三投慶多馬　記不擢馬注見少儀

儀禮經傳通解卷六